

第十九章

一、鹿鳴安之行

1968年九月中，陽光是這般地柔和又迷人，涼爽宜人的清風不時地吹來。家裡左右兩邊隔壁一大一小的山鹿，或許牠們看了一度失落的國度，感染得忽而在那小小的空間來回奔跑而後隔空鳴笛。

「過不久就要開學，但現在還不知道要從哪裡籌出學費。但……」我想：「一定不讓老爸知道。」因為當看到老爸，才剛邁入五十歲的體態已經顯得疲憊了。

又對教會學校能夠給我機會唸書，我內心裡又彷彿是在深夜裡，仰望著穹蒼看到遙遠的一顆星系，微弱地在向我閃爍。但是，我內心想：「絕對不讓老爸知道我的苦境……，」我也盡量在臉上不可以有任何苦境的氣息。

「準備一下我們在野地要吃的，還有麻袋和工具。」突然老爸的話。

我帶著驚訝他怎麼發現的？又一面準備當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我們去鹿鳴安¹。」老爸說。

「要過夜嗎？」我問。

「當然，所以食物要帶充足一點。」

早上吃過飯之後，我們向病弱的母親告別說：「我們明天回來。」就離開家裡出門。

我覺得老爸為我們已經深感疲憊了，所以盡量一人背負我們所攜帶的東西。自從我離開部落去唸書又去當兵回來之後，越來越少機會去叢林。當想起我還是個少年時，常常跟著老爸去打獵，所以這一條路是熟悉的，而且非常想念了。

我們一路上交談著有關以前當我們還在打獵的那一段歲月，路上兩旁伴隨著鳥兒熟悉的歌聲。以前，因為是小學剛畢業，跟著老爸去打獵時，不僅是好奇心，我覺得已經進入狩獵的殿堂，並且是在老爸的生命領域，所以心情是不同的。而現在仍然還有那少年時代的感覺，不同的是現在我已經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隨著生命的歷練和情感的洗禮，已經增添了歲月累積的感受力。以前，我全然依賴父親，而現在，我即將是很大人的樣子，但又被老爸牽引。

老爸在前面領路的同時，比較多的時間，始終是在安靜中。他穿著陳舊的中山裝，下穿著卡其色的短庫。腳只穿黑色的塑膠鞋子，頭上戴上圓帽。

¹ 鹿鳴安(Rumingane)：位於東方往中央山脈的途中第二個山頭，現今我們稱呼古好茶。

因他只有一隻左眼，但銳眼看著我時，始終飄逸著同情的雲彩。

自從他大約 21 歲(1918 年生)和母親結合之後，起先是去東南方之阿哩巴
吶尼打獵。但後來當 1945 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他改變路線和方向，到現在，
從這一條路上去遙遠的中央山脈以東的卡哩噶地方打獵。當我想一想他狩獵
的生涯，應該是已經邁入第二十九年，而僅僅是只有這一條路，就已經相當
我於我的歲數。所以當看到老爸的背影，那蒼老的體態，令人感到內心非常
憂心和慚愧。因他又在養育我們八個小孩，包括我與老哥中間夭折的一女
一，已經夠辛苦了。而今天還讓他仍為我操心，感覺有一點不好意思與心
疼。

這一條路對他來說，在他一生中已經不知道走過多少次了，所以看老爸
走路，已經不必看路而悠閒自在。每一步路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路旁的草
木也被他記得清清楚楚。我也不必問他走過幾趟，看他掛在我們家牆壁上以
一條條竹片橫著固定，然後把所獵獲到的動物下頷骨，以時光先後順序排烈
著，然後去想像，每一個下頷骨所陳列的先後程序，都在說明他在這一條路
上走過的歲月，而且他並不是每趟都有所收獲。

有時候，當他在走路，或坐在他以前常休息的地方，我凝視許久，內心
情不自禁地流下淚水。我在他後面看著路，可是，當我在尾隨跟從他的每一
步，又怎麼能夠不數一數他一度走過的歲月，不知到多少次踏過所留下的烙
痕？

我們來到達啦哇啦哇廊²溪，便在那裡暫時歇息。他以那單眼搜尋似
的，於是說：「想當年……」我們在那裡吃一點東西增強體力，但我被他那
苦澀澀的往事回憶，吃得已經不是滋味。

之後，我們便開始爬上最陡峭的 Taunipane 地段。快到嚨目廊(五葉松)
時，我便想起往事。

「爸！想起八年前，我們兩個人在這一條路上……，」

「或許我們還有機會，」他說：「因為我覺得我還年輕。」

「狩獵的人體力還可以到七十歲。」我說：「所以我們還有二十年。」

這一段經驗是當我還是個十五歲時，我們兩父子之外，還有一位名叫咕
嚕冬的叔叔，三個人一夥去打獵。後來那一趟只有我和老爸放的獵夾夾到一
隻山鹿。

² 達啦哇啦哇廊(Ta ravaravadrane)：位於舊好茶東方沿往台東第三個溪，也就是古好茶西下方。

那時，我們在嘍目廊(五葉松)休息之後，我們走在這一段路上正在下去要回家，斜陽正在向西墜。看著眼簾底下一切景色，以及內心覺得已經快到家裡了，所以不慌不忙地一路上緩緩下來。一面以兩個成人的低音，按插著小少年尚未發育完成的聲音，齊聲合音地鳴~依！³。而且一聲又一聲地預示族人說：「我們快到了。」但是我的鳴~依！是對我思念的母親說：「媽！我回來了。」

當傍晚回到家時對我來後來我們回到部落的當晚，有一位老人家對我說：「你獵到的我非常滿意，你的鳴依更是讓我畢生難忘。」

我和老爸來到嘍目廊便放下背網包，我們在那裡歇息的當兒，老爸總是凝視著東方的山林，尤其當他眺望遠在聖城前面的容貌時，並說：「“Aye~! Kai na kalatadrane ta.…” 哎依！我們曾經一度擁有過的走廊。」從老爸口出的「哎依！……」是一種由他內心裡感覺他的生命雖然還年輕，但體力已經在走下坡了，能不能還有機會再來走一趟？即使還有機會，他對自己的體力明顯的已經沒有把握。

「爸！您為我們而燒光了自己。」我安慰地說著，接著又稍微想了一下，但是要說的是很沒有把握的說服力，於是我又說：

「爸！稍微忍耐，等我畢業回來，你就輕鬆了。」

「希望是。」他輕鬆地說，意味卻有深切的期許那一天的來到。

我們便開始上路，沿著稜線爬上往祖先的古聚落鹿鳴安。我們來到緩坡長有很多的高山杜鵑便知道已經快到了。我們繼續前行來到古聚落的邊緣。看到一棵才剛砍下的倒樹----闊葉楠木。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他說。

「什麼時候來砍的？」我問。

「上次當跟你老哥的時候。」

我把東西放下來，便開始把兩個琢刀製作柄，一支做完提給他，他便在那裡開始剝皮。我弄完了自己要用的，便走到比較危險的地方。

「你一學期的註冊費多少？」

「大約一、兩千塊。」

「那可能這一趟不夠！」

「能夠有車費就已經很不錯了，」我說：「我是要半工半讀。」

³ 鳴依(Uye)：獵人獵到大隻的獵物時，高呼長嘯報告給族人說：「有好消息。」

「太辛苦了，可是……」他想了又想，遂說：「雖然我們有山鹿，但始終不夠的，因為你已經有了大嫂，而達爾瑪克人，還沒有能夠適應不有菜的一餐。」

「我深深知道，家裡不可能有剩下。」我說：「再來，我們才剛剛熬過饑荒。」

不知不覺已經打滿了一麻袋，我一面準備要背送到某一處地點。

「要送到哪裡？」我說。

「就送到我們已經去過有喇巴⁴那裡的下方。」

我背上了，可是老爸又怕我迷路，於是又補充說：

「你到了那裡便可以看到我和你老哥烘乾的地方。」

「我跟著你們踏過的走跡不就可了嗎？」我說。

「是啊！那裡已經是運動場了。」

我背著一麻袋的樹皮，沿著他們走過的走跡極為明顯。想著老爸和哥哥不只他們兩個人而已，應該還有其他的人常在這裡採樹皮。走路的同時一則在內心想起闊葉楠木是喬木，然後又想起在這一段饑荒歲月，不知道有多少棵樹因我們而一聲聲倒下去。於是我默默地對山林的守望者說：「假如不是您們，我們何能熬過來？」沉默裡那是一種深深的感恩不知怎麼表達？

我走不遠就到達目的地便把麻袋卸下來，又回去老爸那裡，再裝一麻袋背回來，這樣來回大約背了三、四趟了。

「應該夠了。」老爸說。

「怎麼說？」

「三、四趟烘乾了之後，正好一麻袋。」

「你說夠就夠，我沒有意見。」

來到烘烤架的地方，因為中午沒有吃東西，我們已經感覺很餓了。當我們吃帶來的便當的同時，老爸一邊說：「趁黑暗還沒來臨前，你先去撿木柴。」我匆匆吃完便在附近撿木柴，老爸在那裡正在把樹皮傾倒在烘烤架上。木柴用扛的三趟回來，我便說：「一個晚上燒應該夠了吧！」便點燃起火烘架的爐灶開始烘烤乾。

此時，高山的蟬在即，便是夜幕低垂了。我們便在爐灶的兩旁開始交談，藉以消耗難熬的一夜。我們烘烤到一段時間，老爸摸一摸並取一片折下

⁴ 喇巴(Lhaba)：穴槽裡有神龕作為標誌的意思。

來看，並說：「可以翻了。」我把上面一層拿下來，下面一層放在另外一包。在把剛才上面那一包換成下層，剛才的底層放在上面了。我們翻好了，又回到爐灶兩旁一面烤火繼續交談。

深夜使我想試著入眠，但是冷風逼人，靠近爐灶的雙腳又熱到刺燙，肚子以上又在難耐的寒風中刺痛，冷熱的痛都是一樣的痛，但卻有一種對身體兩樣不同性質的反應，所以我不知道要接受那一種。

但話說回來，我看著老爸已經睡呼呼了，我卻在那裡掙扎。但也讓我深深體會，老爸一生狩獵，並想到他已經不知道數算多少個歲月在冷風中過夜，就像現在我所看到的他。以前當我睡在他的懷抱，彷彿是在一處洞穴裡那般安穩又溫暖。但現在看到他蒼老的樣子，圈縮得幾乎比已經裝滿了大麻袋小一點。使我默默地對他說：「縱然你是為了我們，總不能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總要為我們留做明天燒嗎！」

後來我自己試問：「為什麼一定要去讀書？讀了書之後，所得到的結果又是什麼？對在這裡生活的我們，有否直接的意義和價值？其實若我有一天也像別人有能力移到更接近平地的地方生活，有否是絕對的價值意義？」

我自己也找不到明確的答案。我好像在一個叉路，往右或往左都沒有一個我認為是正確的信念，但是我仍然在這裡，正在準備學費要去讀書。故名思意，是一本正經地是為了要去讀書，內心裡再說：「只是為了讀書，」因為我們的學校是不被政府所承認，再來，若在教會社會所好，最後，終究還是要回來。當回來的時候，有否可能還保留著我現在的體態？以及我這種已經適應山中生存的本能？我又想：「我是想要去藉有讀書的過程，暫時停頓，把自己靜下來沉澱，再讀書或許會出人意外地找到正確的路。」

有人說：「面對自己的老爸始終講不出話來。」可是，我已經習慣了，從小睡在他的懷抱一路走來到我現在我已經長大了，我始終對老爸沒有隱瞞過任何走過的生活點點滴滴。可能是這個原因，老爸總是喜歡與我為伴。也因為這個原因，其實他不用說：「他這一生如何如何？」僅僅是跟著他的腳蹤，我差不多已經讀完了他的一生。

我們一整個晚上，因烘烤中要翻兩次，所以我們並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睡覺。當我們在翻最後一次時，神話中的棄兒獨孤淚和YY依兩兄弟，在深夜

相約，因為黎明將到，他們正在相互呼道一聲「哎依~！⁵」。

「已經是黎明了。」老爸說。

可是，看著老爸還有一些話要說，因他還坐在爐邊稍稍靜下來若有所思地。

「你的母親常常生病了。」他說。

聽他說話的語調，很擔心母親可能會先走的意思。所以老爸是提醒我，將來不久可能我們會失去母親。

「母親也跟您一樣，可能已經太累了。」我說。

從他令人擔憂的話，使我想起以前當我還是個十六歲時，我跟著別人正在往某一處在找工作。我們是準備如果能找到工作，想替人家要賺取勞力錢。因為我們已經奔波尋找工作卻找不到，我們卻在一位農夫家外面前庭樹底下暫時休息。

那一位當家主人出來外面與我打招呼，看他的內心非常和善地與我們交談。他帶著親和的語調說：「我看看你的手心。」我毫不猶疑地給他看一看。

「你這個人，」他帶著輕鬆地說：「你只要面對某一件事，你一定會做成功。」接著他從我左手大拇指看到有一個疤痕，那是當我還是才剛國小畢業那一年，我是去砍木柴而不小心砍到自己。

「當你 23 歲時，」他說：「你父母任何一位可能會走。」

當我聽了這一句話，我彷彿是在父母的盛年在日正當中，在萬里無雲裡，怎麼也無法想像會有雷雨。我離開那裡之後時隔九年，當然我已經幾乎忘了。

時到如今，與老爸在這個祖先的家鄉鹿鳴安的此時此刻，當老爸突然談起母親的時候，我把算命師在九年前對我預言的「你二十三、四歲時，可能是你父親，還是你母親會離開你。」的話，照實不誤地給老爸聽。

當他聽了我的話，便說：「我們應該更愛你母親。」因為他想：「這個算命師假如看準的話，有可能是我太太會先死。」縱然他跟我一樣不採信，但是，憂慮仍然飄浮於內心，使我們不得不提高警覺。雖然時間還沒有到，那一幕的相遇包括他所的話，始終縈繞在我心。

曙光已經襯托山嶺的輪廓，我們不得不小睡。才睡沒有多久，守望著古聚落的鳥兒便開始歌唱，於是我們跟著醒來。我們便開始裝麻袋，原來我搬三四趟的樹皮，烘乾之後，我盡量硬塞變成只有一包大麻袋也正好是我一個

⁵ 哎依~!：魯凱族語道別的話，即珍重再見之意。

人背的份量。又因為我對老爸深感歉意，養我長大已經夠累了，還讓他來為我操心。打包完了我們匆匆吃個簡單的早餐，便開始上路要回家。老爸在前面只有揹著背網包，而我背著一大包的樹皮，輕盈地隨著他的步伐歸途中。因為我正是體力最好的年齡，所以在路上非常愉快之外，只在幾個據點休息便來到家裡。

我在家裡休息一兩天，一面準備下學期要用的東西如日用品這類的。早上背著一大包的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放在外面的陽台，背了就是要走了，但我還是無心地稍微有所逗留，好想有什麼東西給忘了似的，但怎麼也想不起來。

「“Lhi ikainga su.nunu……!” 孩子!你必順利地到達那裡……!」

「爸!您也是……」

我背著一大包要賣的東西來到部落西方出口相思樹下的大石頭，正在調整背繩，又是老爸跟著來，坐在大石頭對坐路旁相思樹下。

「爸!什麼事?」

「目送你一程。」

「您放心!」

在我們後面不遠處，原來是教會隔壁有一戶人家的石板屋，但他們已經移民到他鄉了。

「我還有話要跟你說。」他說。

「爸!請說:」

「那一間石板屋我已經把它買下來了。」並指出我說。

「哎依!」我說的是，很驚訝他老人家原來在為我操心。

「還有那一把吉銳系(Kirisi)獵槍，那是在我狩獵的生涯陪在我身旁的那一隻，我想讓你保管。」

「老哥怎麼說呢?」

「那一把日式的，我給他了。」

「還有開耕地，在北方泰柏峻那一塊，我本來是設定給你保管，可是，林管處已經佔有了，所以，只能把樂得廊和部落後山的布卡樂那兩塊為你所有。」當下聽到他的話，我無言以對的感動。最後我說：「我要走了，太陽也不早了。」

當年的三月春，學校期中考已經結束，但學校農事特別忙碌。上午上

完課吃過中餐之後，休息一下便去上農場工作。但再怎麼努力工作，往往不夠付於整個學期的學雜費，因此我不但下午要下農場工作以外，晚上有時候還要守夜，希望多賺一點錢以減輕學雜費。

黃昏裡，我們一群同學正在下農場的路上，興高采烈地覺得終於結束了一天，突然是一位同學告訴我說：「你爸爸在找你。」這個消息使我大感意外老爸怎麼可能來看我們？

我靠路邊讓其他的同學先走，便在那裡四目觀望尋找老爸的影子。後來才看到他在女宿舍的大門前面走廊站著正在和二妹娥嫩在交談。我遠遠觀望，看著才讀初三的二妹上穿著白色的上衣下穿著黑色的裙子，她一臉興奮的樣子對著老爸，我想二妹也會跟我一樣感到很意外。我讓他們父女倆多一點的時間交談。我知道老爸比較關心二妹，因為二妹從小常常生病，而老爸曾經費盡心力尋找山中藥材以自己的辦法想醫好她像五色鳥(氣喘病)歌唱的病，而他的女兒離開家裡很久了，想念她是必然的。老爸當他看到二妹已經是個很可愛的少女時，不難看到從他臉上流露出的喜悅。

不久之後，看到他們兩父女從女宿舍的路上往我們男宿舍的路上，我就知道他們應該是要來找我。二妹帶老爸領路，我早已在那裡等著他們。在他們緩緩走來的路上，看著老爸上穿著白襯衫下穿寬鬆的卡其褲，他戴著一副墨鏡。那一副墨鏡並不是為了避開強烈的陽光，而是他要掩飾右側凹陷的眼窩。那是當我還是幼年時，他去打獵因槍傷而失去的，所以他養育我們一路走來，都是靠一隻左眼睛的。但除非要他要出去別人家或遠行才戴上墨鏡的。不然，一般在家裡平時都不會戴墨鏡。

二妹娥嫩看到我說：「我們的老爸來了，」一聲興奮的樣子。二妹把老爸送給我就轉頭回宿舍了。

我很驚訝而且很意外，因為在我讀書以來，他從來沒有來拜訪過我。他背著網包，裡頭並不太多東西。看來他身心很輕鬆的樣子。

「爸！您怎麼來的？」

「我是從山上下來賣東西，覺得今天閒暇順便來看你們的。」

「家裡如何？」

「你母親、和你弟弟妹妹們都很好。」

我把他帶到宿舍二樓，讓他看一下我住的地方，並且先讓他休息坐一會兒。當他看到我床上是熟悉的棉被，一定馬上知道那是我睡覺的地方。但是我還是告訴他說：「這個是我宿舍。」

他從背網包裡拿出一盒鋁製的便當盒，還特別用彩色的帶子綁起來。

看來莫非裡頭是重要的而且是有價值的，不然不會那麼慎重地綁起來。他打開來是一疊的紙鈔，還有他的資料。他拿起來數一數之後提給我一面說：

「我帶的並不多，但這一些希望對他有所幫助。」他又在提醒說：「我已經把你妹妹的一份已經送給她了。」他的意思不要我再為她操心。當我要收下來的时候，心裡的興奮已經不能自己而又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但又不得不收下來的一種矛盾的情緒。

黃昏裡透過玻璃窗戶還有一點夕陽的光輝，我帶他下樓沿著教室的走廊來到行政樓，正好有一群同學正在外面丟鉛球。我順便下來丟幾次，丟得還不錯，因為有老爸在旁邊觀看，可能我使勁地以最大的力量，平時丟鉛球的時候，都在十一公尺以下，但今天丟過去都在十一公尺以上之遠。

我內心嚇一跳地說：「怎麼今天能夠丟那麼遠？平時再怎麼練習，總是丟不過這麼遠的。」後來才明白，老爸是神秘能量的來源。

也確實如此，我無論做什麼，只要覺得我是為老爸而作的事，常常有出其不意的超然效果。我以前還小的時候常常是為了老爸而敷衍了事，然後隨著逐漸地長大形成比較積極的態度，因為那不只是为了老爸，最後還是為了我自己好的。

天色慢慢地暗下來，我便帶他去煮房領晚餐。我們學校的晚餐是麵條，放一些韭菜，所以看來還不這麼壞。我們兩個人去教室一起吃飯，一面談起學校生活。

他突然想起我們是為了我的學費而去鹿鳴安那裡採樹皮背下來平地賣的。他特別問起這個事情說：

「你賣多少錢？」

「剛好付我上學期的學費。」

「那你是怎麼生活的？」

「我是一面工作賺學雜費的。」

「你又是怎麼讀書的？」

「白天早上上課，下午下農場，晚上守夜。」

「這樣子太累了。」

「所以我對學業只求過關。」

「可是收到你的成績單還不錯，都沒有紅色的。」

「我是盡量平均不要低過六十五分。」我又補充說：「當然不甚理想，可是我已經很滿意了。」

就在此同時，晚靈修的鐘聲響起，於是不得不對他說：「爸！我們還有

全體學生的晚禱時間，所以您暫時在這裡委屈等我一段時間，」說完之後離開，但內心是耿耿於懷。

我只有參加晚禱，其他的時間，盡量陪我老爸交談，希望他這一趟來，不會讓他被冷落的感覺。

在上自修的時間，我二妹又來想多一點時間陪老爸，我才暫時離開讓他們父女獨處交談，因為可能老爸對他的二女兒還有話要說。

就寢的鐘聲響起，二妹向他道一聲「爸！晚安。」就先離開老爸去女宿舍。而我去宿舍拿棉被和枕頭，我們兩個人就在行政樓鋪在走廊就地而睡，就像我們過去在山上，跟著他工作或去打獵的時候，以天為屋以地為床地任何地方就可以相擁而眠。

還記得入眠之前他還談起他的一位日本老師，當投擲鉛球時的技巧他說：「他的身材比我矮許多，可是他充分的應用助跑，在瞬間利用腰的弓力配合推力使能推得更遠，」我明白老爸的意思。

在那一天晚上，我們無所不談家務事，以及我將來的出路，可是最讓我永遠記得是，他一再地重複這個他內心重要的信息。

「在教會旁邊的那一戶人家的石板屋，他們已經移民到他鄉，所以我已經把它給收買要給你，還有那一把吉銳系（Kirrisi）獵槍，那是在我狩獵的生涯陪在我身旁的那一支也要給你。還有開耕地在北方之琵琶樹地段那一塊，以及在部落後山布卡勒那一塊為你所有。」

當下聽到他的話，我非常感動但又感覺承受不起。

「爸！」我說：「在您整個孩子們，覺得我擁有過的最多，因為我跟你一起生活最久，因此我擁有你整個內心的愛，」當我說到這裡的時候，我已不勝情緒，又激動地說：「地上的物質，有可能會消失，但是您給我擁有您內心永恆的王國。」

「在爸爸的生命中，假如你覺得還有東西？那就可以了。」

「爸！」我說：「這句話您已經說了兩次。」

「甚至於，我我已經為你打定主意，想到你將來的妻子。」

當下他並沒有告訴我是誰？但是我可以猜測和他平時交情最好的遠親女子。於是我對他說：「我還要讀書，關於結婚的事暫時排開。」

當我如此說的時候，他的眼神顯然有一點沮喪，於是我說：「爸！我並不是不接受您的苦心，是因為我還在讀書。」

其實我已經二十三歲的人，照理來講應該是適婚年齡，可是我沒有把握能夠被人所愛，所以假借還在讀書為由。

他不作任何正面回答，但是我可以從他的語調，聽得出他的堅持，他有辦法不經過我的同意就可以湊合的。我們各自說完了自己的立場，於是我進入夢鄉，不知不覺已經是早晨，學校的起床的鈴聲響起，當我醒來的時候，他早已在校園裡散步。

我立刻把棉被帶回宿舍，洗把臉然後參加晨禱靈修。之後，我們往餐廳去吃早餐，我取兩份早餐去行政樓找他，他已經在那裡等我。我又帶他到我們的課室吃早餐。還記得我們的早餐是饅頭、豆漿、還有蘿蔔乾炒蛋，對他來說應該是很新鮮的。

假如他能有所了解我的想法，我離開他來到平地讀書，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夠畢業，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然後在他所為我預備的新家成家立業請老爸與我同住，好好盡我作孩子的一片孝心。

那一天早上，我依然向老師請假早上不上課，送我老爸到車站，在等車的那一段時間。我想到那一趟從山上的家裡兩個人下到平地賣舊大衣，當賣了之後，他突然買一個魚罐頭說：「一生看著魚罐頭的模樣，從來沒有品味過，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所以我特地買來一個罐頭。當我們在吃的時候，順便提起那一段往事時他笑出來了。

他看到車子已經來了，依然摸一摸口袋還有沒有剩下的零錢，把僅有的零錢提給我說：「這些跟你妹妹分一下。」他再叮嚀一翻說：「多照顧你的二妹。」便匆匆上車，從車窗那裡不斷地向我揮手。

* * * * *

當年的5月25日早上，我們仍然上課，下午沒有下農場，改在教室正在準備暑假下鄉開佈道會的事情。

校園裡西邊是一條清澈的小溪流，溪旁臺階長出一棵不高的相思樹。每當吃完之後，我們總是來到溪旁洗餐盤時，並坐在這矮小的相思樹下。尤其是每星期六安息天要作禮拜之前，總是因為這一棵相思樹長在溪旁而唱著一首歌：「一棵樹長在溪旁，當乾旱的季節永不枯竭」的英文歌。

如今是炎炎夏日，現在它正在開著黃色的花絮，雷陣雨以紓解炎熱的夏日，便知道是梅雨的季节來臨了。早上上課是時晴的，當下午上農場偶陣雨之下，還有時候是雷電交架中工作，使我總是一身濕淋淋的。想到還有一個月就要放暑假就要回家了，再怎麼辛苦得汗流浹背，往往都已經給忘了。

梅雨是一陣一陣地撒下來又放晴，我們不意有它自然的造化。到了下午快黃昏的時候，天氣突然變壞，雨勢越來越大，直到晚上已是傾盆大雨。我

在雨勢滂沱大雨之下睡覺，不知不覺已經天亮了。我依然跟著學校規律的腳步，雨勢稍微小了一點。早上才剛吃過早餐，突然有一位同學說：「有人来找你。」從廚房外面遠遠看到是我在高樹工作的表妹，她帶著雨傘緩緩走過找，一眼看她的臉色是那麼樣地嚴肅，我就已經感覺她來有事情。

她站著稍微緩和她的心情，然後說：

「哥！聽說：『我們的父親從吊橋掉下來。』」

「那裡的吊橋？」

「聽說是在達來部落下方的吊橋。」

「謝謝！妹妹，妳先早一點回家。」

我聽了這個消息立刻走向教務處請個假一面心裡想著「我老爸不可能死的。」我穿著學生制服帶著簡單的書包趕緊往車站走路。搭上往屏東的公車再轉車往水門。來到那裡的時候，事先尋找部落的人有否能夠得到一些有關的消息，可是找不到人，只好繼續往前走要往吊橋那裡。當我剛離開水門不遠，在路旁卻看到部落部份的人圍著一個屍體已經被包裹了。有一個人迎接我並解釋整個來龍去脈並說：「孩子！莎保，你老爸已經回家了，因此你要直接回去。」我轉頭邁開步伐往回家的路上，還聽到他說：「路上小心，」的一句話。

我一路上走一面想著和老爸在學校的最後一面，又一面想著他狩獵一生在山嶺狂風暴雨，心想：「您大難不死，怎麼可能在這個不體面的地方結束您的一生。」我來到他發生意外的地方，看來是右側的吊線斷裂而整個橋面兩頭往右邊傾斜，而中間完全懸掛。我朝著河川繞路，河川兩岸正好有些人以浮木編湊起來的渡具吊掛在橫跨河流的鋼索，「對不起，在這裡發生意外的那一群有我父親在其中，所以我在趕路，」

看著他們對我同情的樣子，欣然讓我優先安全地渡過來到對岸，「非常感激」一聲繼續趕路。一路上的密集的腳印，是搬運死亡的人包括我老爸在內所踏過的走跡。當初我在平路的步伐，連上陂都沒有改變，但因為我一整天只吃過早餐，而現在手錶的指針正好是三點。可能我的身體缺少能量，有時候抽筋得我必須停下來緩和一下抽痛。好不容易才走到馬兒部落，經過小雜貨店是一位老婦人在那裡賣雜貨。

「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我用排灣族語問。

因為我想讓她無論如何一定為我想辦法尋找食物以補充體力，因此我又補充說明說：

「今天早上越過你們的那一群，其中有我老爸。」

「你老爸的名字？」我說明了老爸的名稱，

「辛苦了孩子！我認識他。」

她拿幾塊包子、花生、和一罐鳳梨提給我，當我想拿錢給她的時候，

「不必付了」當我要轉頭離去的時候，「辛苦了！~~」的一聲連連表示。

「謝謝！吉訥！」我表示由衷的感激，轉頭趕路想一面吃一面喝，可是喝光了那一罐鳳梨，包子吃不下乾脆丟掉。

當我來到部落的時候，已經是黃昏天正在暗下來夾帶著濛濛細雨。經過母校走到部落，是這般地寧靜。來到家裡不遠，可以聽到母親的哭聲。我進去家裡是一群親戚們沉默地聆聽母親的哭聲。大哥和弟弟妹妹們圍繞著母親哭成一團，還有一位是母親的大表姊。我直接衝到母親的懷抱大聲地呼喚一聲聲說：

「爸！您在哪裡？為什麼您不等我？您不是說過『您最疼我嗎！而且要等我回來與我一起住嗎？』」

此時，我只聽到老媽一聲聲地說：

「孩子啊！最疼愛你的爸，他已經遠去了，再也無法聽到他的呼聲了。從現在起，你隻身孤獨再也沒有人陪伴你。」

當母親講到這裡的時後，她已不勝內心的激動而哭號著。當激動稍微緩和，於是又說：

「孩子啊！你的命運何極坎坷！你的人生何極不幸！終生大事還沒被完成，卻被你父親散手而去，誰教你不順他意？」

母親的身旁是我的大表姨媽親切地說：

「孩兒啊！我和你爸爸為你們他編織的夢，還來不起為你們圓夢，而編織者卻已先碎了。你們的命運何極不幸，你們未來的路何極坎坷！孩子們啊！他們的命好苦啊！」

當我聽到表姨媽所說的「你們」時，是指我老爸所說過的那一位少女時，我深深地感動，才覺得不僅僅是親身的父母親是那麼地貼心外，連我的大表姨媽所生的最好且美的生命禮物，都為我著想。

當我慢慢地長大懂事，我可以深深體會我們雙方父母的用心。他們要我們以相連的血液再重新湊合，以親愛兄妹情的心念互相照顧外，其實那一方有軟弱，互相愛護一生無怨無悔的意思。我默默地對老爸的在天之靈說：「爸！您為我們最好的安排，留待下輩子，我會好好地愛她。」

我很難過無法再看到我老爸最後的儀容，當我來到的時候，村落的人早已把他埋葬了。於是我開始從模糊的回憶重新找回老爸的輪廓，以及他曾

經所做過的每一件事，其實是最平凡的，直接或間接的，那是父親對孩子的一種無可取代的愛。但隨著他而去的人有六位，四個男性包括我老爸和兩個女性，他們都是才剛邁入生命壯年就像六棵大樹，同時被殘酷的雷擊，形成枯木，然後被無情的急流飄向大海一去永不回來。

在出事的那一天的黃昏，族人剛埋葬回來，天依然下著濛濛細雨，冷風中參雜著吶喊和高呼長叫奔喪的族人，使部落的每一個人，身心如暴露在冰霜的季節裡。深夜裡部落一片寧靜，黑夜的背後深處每一個角落，宛如是一群不認識的面孔眾目睽睽。

族人分別聚集在六個喪家裡盡量燒火溫暖每個人的心，把喪家的每個成員冰冷的心靈減到最低。而在那最難熬的第一個夜晚，老媽不停的哭泣，哭聲中不斷地從回憶裡述說他們在那僅僅二十幾年婚姻生涯的點點滴滴，使在場的人莫不為她感到鼻酸。一些耆老們在一旁不斷地述說人生的道理，對生命的難以捉摸和無奈。後來吾姆可能已經對別人不勝歉意，於是就他的婿婦說：「女兒！請妳不要再哭了，假如妳真的愛他，不要讓他眷戀我們，使他的靈魂躊躇不前，永遠徘徊途中回不到祖靈永恆的居所。再哭泣傷了妳自己的元氣，也挽回一切。」

稍晚我慢慢靜下來，然後問個清楚，才知道我弟弟也是其中之一，當我看到他並撫摸他的容貌，才從原來極為不幸中找回值得感到慰藉的事，內心裡說：「我們深感遺憾因為失去了老爸，但假如他沒有留下來，現在此時此刻的悲景，就截然不同。還好！」

那一天早上，大哥已經準備好要下去了，不料可能老爸覺得老哥下去並不妥當，因為老哥並不善理財，可能不會購置充分家裡所需，於是老爸對老哥說：「讓我下去，你留在家裡照應家裡。」老哥欣然答應他的好意。早上吃過早餐之後，他揹著一袋乾的大葉楠木樹皮，帶著才國小三年級的弟弟下去。

弟弟在旁邊回憶，然後描述一切經過說：「早上的天氣是晴空萬里，一路上並沒有任何感覺天氣變壞的徵兆。我們來到南隘寮溪開始涉水的時候，水勢還是很小，來到水門的時候，也有很多部落的人都在採購東西。等到下午的時候，突然下個不停直到夜晚。我們一群不期而相遇在同一個地方並且夜宿在同一個屋簷。隔天早上，老人家門商量是否能夠朝原路回家？可是都已經知道河水暴漲不能沿河川回去。」

早上，老爸煮早餐我們吃過飯之後，原來還有意思去拜訪三和村的大姑媽，但不曉得又改變了去意。我們想要出發，可是雨勢仍然很大，等到雨

勢較小一點的時候，我們一夥人同時出發沿著日本路要回家。我們來到三地門和達來村之間的吊橋，我們幾個小孩子們先走在前面，好幾個比較年長的人尾隨在後，我們的父親是其中之一。不料一閃雷電，吊橋上方右邊被擊中而斷裂的一條，橋面向右側傾斜，我不知不覺右大腿被鉤上懸在半空中搖擺，此時卻看到年長的那一群從橋面掉下去，我也親眼看到老爸掉下去。我奮力地爬上來然後依著左邊的欄線靠岸。

當他正在描述這個驚心動魄的生死關頭，我一面掉眼淚一面靜心聽他的話。我自己在想，我們失去了爸爸，是一種很不幸的事情，可是還好我弟弟被死亡的魔掌遺落了。那是一種不幸中的大幸。後來我弟弟在小小的心靈裡有這麼一種感覺，「爸爸應該不會掉下去的，但可能他覺得：『我的孩子已經走了，我還活著做什麼？就這樣跟著我走吧。』」他的話我也這麼認為，因為我跟隨他多年以來，他就是有這種個性。

隨著那梅雨季節，當相思樹花開的時候，也是我們一家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依靠和精神的中心這個月份，母親對父親的弔唁，始終縈繞在我的回憶。

Kusu ka Tadri nai

我的祖靈柱啊！

Mua kadrulu nga su

您終於倒下去了

Kai daredarepe su kai daane ta

你所邊編織之甜美的家

Mua kadrulu nga ku amani ka ulhudru

從此失去了中心。

Tua lai kai kameane

從此

Lhi ikai nga nia ki dralhedremane ki akualhiane,

我們即將進入深夜黎明苦境

Kai sakia kilibakene su

您留下給我們的愛

Ani mya ki Lhao sii dulipy

猶如朝夕日暮交替，

Anika vaiane si mauung , lhika Tilivare nga nai

是白天或黑夜，必將是燈火照耀，

Paka lu mamilhing

直到永永遠遠。

夏初陽光依然，整個大地的花草樹木青綠依然，被那一陣雷電豪雨蹂躪得整個大地傷痕纍纍。溪流兩旁處處都是七橫八豎的漂流木。南隘寮溪的急流的低層長鳴裡，深夜裡微風嘯聲中，似乎是一聲聲嘲嬉弄笑聲。母親頭上戴著黑色的孝布，上身披肩著黑色的孝布圍巾。家裡旁邊的兩隻山鹿在圍欄裡急燥不安，偶爾靜下來看著對面搖遠的山嶺，似乎若有所思地長呼鳴笛，然後來回走躊躇，似乎察覺牠們的獵人被昨天那一陣雷電豪雨已經帶走了，又似乎覺得他的離去，意味著我們全家和那兩隻山鹿，不僅僅說明沒有父親關愛的日子就要開始，也說明我們的家運，隨著老爸的離去而夕陽西沉。

這一段漫長而看來殘忍的生命過程，何嘗不是祖先走過的路，而我們現在的子子孫孫，又何嘗不是一條必經之路。

我回家為老爸奔喪一段時間，之後，我來到老爸為我準備的石板屋，坐在那裡很久，然後想起老爸來到學校看我然後說過的話，「我已經準備好了你的家，然後我要和你在一起生活，我以生命的早晨陪伴你哥哥，而我要以生命的黃昏陪伴你渡過。」我看到那把槍，就是在他狩獵生涯陪伴他的那把，仍然在那裡毫無生息的豎立著。我緩緩移開腳步，在轉頭望一下，空蕩蕩的石板屋和前庭，想著我老爸還在的話，必然是溫馨的，但如今，他不在了，一切就如樹上的鳥巢暫時住過之後又被遺棄的那樣淒涼。

我又離開家沿著下方的老路，也就是老爸最後下到平地，然後一去不回的那一天，一路上所想的，是他和我弟弟下來的時候可能的情景。也想起獨一次他帶我下到平地水門第一次看到所謂白浪（平地）的時候。又想起我第一次離開家去臺北讀書，那時候一生中離開家最久的一次，十個月都沒有回家，當我放暑假回來的時候，他來水門接我回山上的家，我們父子倆一路上交談著。回到學校的那一天，一路上在每一步踏過的路上，試著尋找老爸和弟弟可能的腳印。對我弟弟，雖然我們很幸運地撿回來弟弟，我似乎難以確定眼前所看到的弟弟是真實的還是夢幻中的他，但至少自己捏住感覺疼痛的時候，才確實真實他還存在於我們的現在。

他們六位猶如是峻嶺綠海中的樹種，不可思議地被存在，又在狂風暴雨中勇敢地長出來，繁盛蒨鬱過於一世，但又很不幸地被命運倒樹。他們也必像漂流木在洶湧急流於命運的洪流，最後流到永恆死亡的汪洋大海。漂流

木也必然地耐心漂蕩，漂蕩於無形，等待於無極。此時，必有一位偉大的生命的雕塑家必然是帶著斧頭來到生命溪流的岸邊，尋找善好的木材，而這六位同行的人都被選上，因為他們還在人間的時候，早已是上等的人格如檜木、紅欒木、無心石等等。

他們被那一位生命的藝術家帶到祂創作的聖堂，重新再造祂當初所給他們的造形，並重新從祂的生命性格的檔案裡取出他原來的板本，並重新注入那一棵原來的板本和模樣。

那時看來好像「一切都完美」，但是，從遠距離看來他們的眼神，感覺好像還有什麼欠缺似的，於是暫時移開出門外面前庭徘徊思想。「啊！我明白了，還有智慧和情感上還沒有注入，」祂心裡發現。最後，祂進來把那差一點給遺忘的東西作最後的處理，然後用祂那一把琢刀的柄，一個一個拍醒他們並說：「請你們說話吧。」

到那時有一天，我們兩父子在那永恆的國度相遇時，也必然完全和我們當初在人間還在一起生活的模樣。

我一這麼想著，我內心默默地祈禱說：「爸！我不必哭得太傷心……，因為不久的未來，我們還會在一起。」之後，轉頭遠眺著東方中央山脈那裡的聖城上空，在濃雲密佈的雲層獨獨張開一道幽光照耀下來。